

蘇聯抗戰文藝

剝去的面具



曹靖華編
文林出版社

275988

02.11

Kc021

楚辭文選卷之六

具面的去剝

編華清曹



經版出林亞

1942



FUDAN

JP2000055415D 復旦圖書館

目次

N、沙巴達

蘇德戰爭的第一天..... 魏凡譯（一）

L、卡錫爾，E、克立格爾

六月二十二日..... 戈寶權譯（五）

V、沙楊諾夫

列城天空..... 譚長林譯（一六）

V、維希涅甫斯基

列甯城的保衛..... 鐵弦譯（二六）

N、吉洪諾夫

自由的輪流..... 靖華譯（三三）

（附畫）：獵狗和種羣..... 庫克雷尼克斯作

57685/01

I、愛倫堡

瘋狂的癡癡

鐵弦譯（四一）

我看見過他們

戈寶權譯（五二）

（附畫）：戈貝爾的酒杯

庫克雷尼克斯作

A、亞菲諾干諾夫

憤火燃起

李蕓譯（五九）

Y、楊諾夫斯基

戴着花冠的小姑娘

鐵弦譯（六三）

K、希蒙諾夫

搜索隊員

禮長林譯（七〇）

K、芬

游擊隊員

鐵弦譯（八〇）

V、伊凡諾夫

穿過火網……………靖華譯（八六）

（附畫）穿過火網……………謝米諾夫作

負傷者的故事……………靖華譯（九五）

N、威爾塔

鐵路員工的故事……………禮長林譯（一〇六）

F、葛拉德致夫

莫斯科的夜裏……………禮長林譯（一二二）

A、葛達爾

在渡口旁……………禮長林譯（一二六）

（附畫）長肉機……………康克爾尼諾斯作

V、喀溫林

三人……………禮長林譯（一二四）

M、邵洛霍夫

在頓河流域

編後記

靖華譯 (一三二)

(一四一)

蘇德戰爭第一元

（沙巴達
費凡譯）

——邊境的一個插曲——

全營睡覺了。突然聽見有摩打車風聲，聽着警報之聲，我們的隊伍剎時起身。敵人最初的一批飛機落在我們土地的上空。法西斯黨全國都在我們的營房，也許是邊境我們國內。

無論是前者，無論是後者，他們都無法辦到。高射炮強大的砲火迫使他們立刻縮回去。

不用言語也明白了：敵人的敵人破壞維維爾堡，相信自己的任務踐踏在污泥里，對我們敬愛的祖國開始了行動。

「立刻毀滅蘇聯的德西斯毒蟲」所有戰士都有這樣一致的思想。
命令也是這樣。

比任何時候更迅速，我們向國境作八公里的推進——去組織法西斯自衛，去立刻截

住他們向前的推進。

這時法西斯蒂已經來得及奪取位置在離國境線四公里地方的K村。我們的隊伍開始由東而包圍這鄉村。

在敵人的砲火之下，我們向鄉村推進幾百米。在前面，離村子一百米的地方有防坦克壕，在防壕前面是兩條細溝。

分隊指揮員給我一個戰鬥任務：帶領小隊衝到防坦克壕那里，把鐵絲網置在射擊之下。我帶領自己的戰士立刻出發去執行這個任務。

法西斯蒂看見我們前進，他們把砲火集中在防坦克壕之邊。砲彈落下來，不斷的豎起黑色的土柱。

法西斯的砲聲停下了，但是機關槍聲却代替它響了起來。另一架機關槍從林邊射出

「格林同志用手搖機關槍向前去，去滅敵人的機關槍」，——我發命令，於戰士指明標的。

格林同志開始指定地方，架設機關，開打了第一排射，我們的機關槍也從左面升起來了。敵人的重炮被探測了。這時我們向敵人的村邊和村中開了一排排西斯特爾去襲擊的砲火。

似乎我們現在完全中的了。其實並沒有，敵人砲彈在胸牆眼前的爆炸頻繁起來了，法西斯的大砲又懷着原來的力量升起來了。敵人好似猜透了我們的心思，顯然有新的指揮射擊的人出現了。但是，在什麼地方呢？

我發見，在我們剛才被法西斯機關槍的株邊，驚惶的飛着鳥鴉。一定是有人爬到了牠們的巢那里了。

判斷這一次也是準確的。在樹上有新的觀察者。我們狙擊兵的彈夾把他卸下了。這從法西斯砲隊的散漫的射擊中可以看出。

……我們終於打開衝鋒隊阻擊壕去的路，雖然並沒有充分利用它。當我們從左面衝去的時候，一羣法西斯——約有二十人——來到壕前了。

我會命令他們進攻。敵人的重砲——二十多挺。敵人從胸牆後開始射擊。他們穿破綠色掩

該長衫和鞋子走進裡麥叢里。他們向我們走來，沒有看見我們，怎麼也沒有猜到。

「開火」！

自動機關槍和步槍友誼的響了起來。剎時間法西斯匪團稀少了，還完好的則拔腳逃跑。

自動的箭掃射法西斯蒂。或用刺刀去戳他們。有兩個向我身上撲來。一個我給他迎頭一槍，另一個只來得及帶到我的運動衫的袖子，立刻就被我們同胞的刺刀刺倒。

同時另外一批法西斯野蠻兵士衝到防坦克壕里。我們必須從那里把他們打出去。喊著「烏拉！爲祖國而戰」！我們也衝到壕里。

希特勒丘八被戰了……光着頭，舉着手，槍械棄在脚下……

他們約有五十人。

六月二十二日

L. 卡錫爾巴，克立格爾
戈，寶，權，譯

一個很少觀察的人，可能說，是什麼東西也不會注意到的。正午之後，這個為六月的太陽所照耀着的城市，帶着禮拜日的閒情並不怎樣匆忙，也正像在早晨的時分一樣。小孩子們驅輕便的馬車，沿着林蔭道滑過去，在裏面驅着的是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所製造的小馬車。在舊布金廣場上，大家買光了白色的百合花，鮮麗的鬱金香和芍藥花。有人又運來了新鮮的梨丁香。一切看起來都是很平常的。既不難看，也不匆忙……

但只要注意一下，一個仔細的人就能覺察出有一種普遍而精神集中的現象在存在着；這種現象，正像在這個季節，花的廣大的城市的整個生活上，蓋上了它自己的烙印一樣。大家的面孔，為一個單純而嚴肅的決絕所填滿了，好像突然間被動員起來。在大家的面容上加蓋了上。也顯出了更深刻的樣子。視線更趨更深刻，步伐變得更堅定，嘴唇也閉得更緊了……

敵人以它由斯去川博普信爲，想出其不意地來攻擊我們，但他終於初一分鐘的候就失算了。我們知道，在我們這裏，另一邊，全歐洲火火的改變正在延續着。它的火舌，是愈來愈接近到我們的身邊來了。由於我們忠實於我們的條約和協定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我們因此保持了由我們努力所得來的中立與平靜。但是我們知道，也許這樣的一個時候是會來臨的，那時候一切國際間的禮節都將拋棄，一切人類良心與法則都被遺忘，而毫不知恥地把自己暴露出來。敵人，會把他虎兇嘴伸到我們蘇聯埃的葉園裏面來。這個日子已經來臨了，刻不容緩的著作，早就準備我們來迎接這個日子。斯大林也早已警告我們，號召人民採取必要的準備，迎接敵人的任何詭計不致使我們出乎意料之外。正是爲了這個日子和此後的日子，我們從沒有疏忽過，時時刻刻在很多方面都這樣表現出，舉行了實現自己著作的每一條，舉行了實現人民的，國家的每一個戈比，而現在這些戈比，都積聚起來成爲國防用的鐵布了。

在六月二十二日這一天，莫斯科正像往常一樣地美麗，但它的精神是又好像嚴峻而憤怒地集中起來了。當我們查得一條消息，在柏林或者還沒有拆掉本萊因新房屋之

闊的街道的時候：當我看見這個城市這樣充滿了一種希望的，威嚴的，有力而和明快的平靜的時候，我就清楚地這樣想起，好俄羅斯將失斯基（註一）這時候正在這些街道上走過去。他踏著闊步，仔細地注視着過路人的面孔，而闊地望了一下天空，「在那兒，響着馬達聲音的鐵摩」，凝視着，不要讓鷄鳥逃脫了。」他由動員似的和為人民所記熟了詩句，也早已準備了我們來迎接這個日子：教我們從我們國家帶給世界的一切生動的，合理的東西，號召我們憎恨和粉碎那野蠻的已字旗的蜘蛛腳在為歐洲織成一個窒息的羅網。

我又這樣想起，這一天在莫斯科的街道上，有一個人的高尚而背脊為彎曲的體形，他用着他發顫的聲音，再一次提醒我們對於祖國的偉大的愛，和提醒我們英勇地去保衛它以防敵人進攻的責任。對於這一個日子的關切，以及我們的國家以怎樣的準備來迎接它，這是阿力克舍·瑪克西莫維奇（註二）一直到他生活最後的一分鐘的時候，都沒有忘掉的一件事。他以他整個的生活，以他所寫的每一行句子，專心地為我們來迎接這一個日子。

這一天終於來臨了——這個偉大的明朗的日子。每一個人都知道，他應該去做什麼。在這一天，我們對邊城外出，到過首都的近郊去，也在這裏停留。有些沒有因為突然發生的事情和責任而被召回城的人，還是留在這夏別墅裏，在休息。在莫斯科伏爾加運河的輪船上。那些需要的人，因為口渴而站在他們的崗位上，在工作，在活動上，在這座偉大城市的脈絡上，既沒有一點激動，也沒有一點停頓。

當晝夜的時分，我們又在莫斯科的街道工作了一次旅行，在電影院裏面，照常開映電影，觀眾則擠在賣票處和售票子。在高爾基文化與休息公園裏面，並未進去擠滿了散步的人。今天降落塔斯曼邊的人更特別多，從那兒，每分鐘內，都有大的絲織的航空傘從空中降落下來。白天的時候，在這些商店的門口還排滿了長的行列（註三）。那些膽小鬼想早已遺忘了的電集習慣，在食物店門口奔跑着。最有趣味的，就是聽那些過路人談起他們那似地動或那些特別喜歡電集的人。在離開斯摩棱斯克廣場不遠的地方，我們已經聽見這樣一位穿着藍色托爾斯泰裝的男子的行徑，在發氣地叱責那些行列中的人：

「你們不以為你們這種愚蠢的行爲而難爲情嗎？你們這樣做只是弄得更混亂，此外是什麼都沒有。」這樣的日子裏應該學得更穩健一點，假如你們從前沒有來得及這樣的話……」。

我們到過城郊近郊和中心，到過商店，工廠，酒巴和集議農場。到處都感到一種精神集中，肅穆的平靜，行列這叫什麼不多。處是都避開了。今天，在車裏面，大家好像都更加親切一點；大家都互相更加珍重，爲一個深到地在大家心裏都有着願望所聯繫起來；打退邪惡的敵人——這個歐洲的暴色的瘟疫。在工廠裏面，剛才還真誠的情懷地響出了集會上喧騰的噪音，現在所表現的則是沉默的靜寂，大家都懷着一個激動的熱心在車床旁邊工作。

在房子的牆壁上，印着英洛托夫嚴肅演講的布告，在閃着白光。最近這些佈告，有很多的人讀着，在嚴肅地談話，這些人是這樣地嚴肅，平靜和充滿了信心，也正像整個城市一樣。在這些佈告頂上，無線電和音筒，用着不眠的語言，但又是很明晰的聲音在讀着，現在修繕着，每所房子都修得整齊潔淨。日暮時分的黃色的雲片，已經從天

空消失了。莫斯科的六月二十二日是過去了，淡青色的暮靄，停留在克里米林宮牆旁的縱樹的枝葉裏。列寧墓門前的守衛，而對面不動地站着，正像用花崗岩鑄成的一樣。他們靜默的，集中精神的，毫不動搖地站着，正像昨天站着的一樣，也將要時時刻刻這樣站着。

二

當莫斯科大同志的平穩而雄渾的聲音，在莫斯科的上空，在全國的上空，在全世界的上空響出來了的時候，千百萬蘇聯人民的意志，感情和精力都立即動員起來了。偉大的憤怒和抵抗的準備，燃盡了大家意識中那些足以阻礙國防和戰勝敵人的一切事情。所有瑣碎的，日常的和不常的事情都拋開一邊去了，而現在這個日子是歷史之所永不會忘記的——一九四一年的六月二十二日。

我聽見站在蘇聯廣播場廣播器旁邊的一個人說道：

「我有這樣的一個感覺，就好像莫洛托夫正是對我講話，他是在和我講話。我這樣問了一問自己：今天，此時此刻，你準備怎樣開始去幫助祖國，軍隊和前線呢？」

有人回答他道：

「這種感覺是我們大家都有的！」

什麼人又加上一句：

「希特勒這一次是向我，向你，向他，——同我們每一個人宣戰的！無論我們在那兒，甚至是遠離開前線，但我們大家都是戰士！應該這樣，並且應該要這樣。那時候希特勒就會捧起他的頭子。懂嗎？我們要壓服他！」

街上面的人都這樣說：

「可惜，今天是個禮拜日。這樣沒有事情做，簡直不是辦法。應該打電話到工廠裏去要求上工，也許，他們已都聚集在那兒，正等着我呢。」

有人打了電話，有人自己跑到工廠裏面去，詢問誰不能到車庫旁邊去做工？舉如在伊里奇工廠裏面，就正是同樣的情形。自從金莫斯哥聽了莫洛託夫的廣播演說詞之後，成羣的工人就再向工廠方面去。他們的數目很多。他們表示：「我們在此地，我們是準備好了？我們要求上工！」有人回答他們說，並沒有這樣的必要，休息日這應該是休息